

荒城

海辛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007号

责任编辑：朱成容

封面设计：赵 涛

版式设计：邓小林

书 名 荒 城

定 价：13.80 元

作 者 海 辛

ISBN7-5411-1171-6/I·1091

1994年8月 第一版

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数 1-8000册

印张 16 插页

字数 380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成都市（盐道街3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市前进印刷厂印刷



作者简介

从鱼米之乡广东中山流浪到香港，一待就是四十多年。“东方之珠”的十里洋场，原不是多幻想、爱飞翔的山野鸟结巢久居之地。他本想飞得更远更高去寻亲，在拉丁美洲的智利，他父亲在开采矿石，后经营生意。可是，筹措盘川不易，加上香港以它多彩多姿的生活面貌，容纳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各色各类人物，把爱写作的他留下来了。事实，数十年来，他一直狂热地去写着，写着，不计得失。

他一九三〇年出生，姓郑，名字辛雄，笔名范剑、辛雨等。当过酒店侍者、理发店学徒，做过面包西饼，在工厂、田园辛勤地工作。在南方学院读文艺，出版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二十余种。

内 容 简 介

走过天，走过地，难以走过的总是自己……

日本投降，香港光复，一群劫后余生的乞儿走出了防空洞，却难以走出现实残酷的困扰——

阿七还原女儿身，与恩人小贩龙景倾心相恋，并身怀有孕，却只能错将“契爷”作丈夫，嫁给了年长自己20余岁丧失性功能的胡老超，做了胡氏跌打医馆女主人……

龙景由小贩到老板，事业如日中天。辉煌的成功以爱情的牺牲为代价，他娶了港西名妓、年轻的富婆花影伶。在成为大酒店老板的同时，也成了花与日本军官山川木叶私生子的父亲……

婚姻与情感错位，血缘与家庭分离，谁造成了这一切的错？而劫难后的香港依然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……

二十年过去了，龙家后院起火：已成为日本船业界巨子的山川重返香港，勾起了花影伶的回忆，一对旧鸳鸯再度苟合。不久，胡老超神秘失踪。龙、阿两家骤起风暴，已然成长起来的下一代该如何对待这发生的一切呢……

繁华都市给人生注入了许多悲凉与凄楚——折腾了大半辈子的龙景、阿七终于在两鬓花白、儿女成人之后走到了一起。遗憾的是，他俩并非名正言顺，而是悄然私奔……

一、变迁

港岛西区，到如今和其他的区域，如东区、北区与南区一样，都有着太多的变迁。别说四十年三十年的距离，有如相隔一个世纪，就是十年八年之间，同一处地方的面貌，就有着太大的差距，简直是两个世界。比方高矗的大厦代替旧式楼房，马路与街道增多，天桥增多，山丘与森林给铲平，竖起幢幢大厦；近海的长堤则在大填海，原本是浪涛滔滔之边角，现在已偃卧着大片新地，等待建筑大厦……

港岛西区，它当然属于现代城市的一部分。但老一辈居住这里的人，曾目睹战前它背负的豪奢与繁华。当年此地笙歌夜夜，花天酒地，提供太多的淫乐与享受。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在边沿打响，这塘西仍然醉生梦死，多少王孙公子富豪，仍涌到这里享一时之乐。最豪华的大酒家、舞厅、俱乐部，都开设在这里；妓院、销金窝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

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军铁蹄践踏，使这烟花之地再也不放射七彩缤纷的光耀。饥饿、拉夫、死亡，威胁着港九的居民。西区，自不能逃过这一战争劫难。

日军投降，西区也曾力图恢复往日的豪奢与繁华，但往事逝去已成梦，不能再寻回。经过战争苦难洗礼，人们为谋生计，忙于择业，奔跑钻营，无心于享乐。当朝鲜战争发生，美军介入，美国戒恐战略物资从香港运入中国，转运北朝鲜，实行禁运，造成香港工业不振，百业凋零，失业大军浩荡。西区，恢复往日繁华烟花梦，更加成空！

等到人们辛勤苦干，从经济不景气中能创造出成绩来，一股拆旧建新的地产之风吹刮，西区的许多楼房、大酒家都被拆卸，又重新竖起一幢幢大厦来。

烟花之地特色，已荡然无存。大厦密密麻麻，马路星罗棋布，天桥迂回伸展，商店、银行、酒家到处皆是，和别的繁华区域没有多少分别。它，是被称为现代化、第一流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可是世情永不会停留在某个阶段，而毫无变化的。从去年开始，那里的热闹街道，常有商店关门，结束营业。也有服装公司、电器公司、皮鞋公司贴出招纸，声明“租金高昂，生意难做”，疯狂大减价！人们都在诉说，世界经济不景之风，吹刮到香港来啦！

一幢十多层，占据八个铺位，建筑才十年的大酒家，招牌响当当——“龙景”也忽然结业，贴出酒家内部物件与桌椅大拍卖的招纸。次日，许多人都走去那酒家，购买廉价的“夜冷”货，大者如冷气机、挂灯、厨具、桌椅，小者如台灯、桌布、镜屏、花瓶等，有人用货车来搬运，有人推木头车来运载，有索性抱怀带走……

一家辉煌的大酒家，竟遭到如此下场，它的内部设备，让那些人群像蚂蚁搬食物似，在两三天之内，使之成为一个凋零的空壳，憔悴灰沉不堪。

等到内部设备物件拍卖完毕，伙计职员被遣散，酒家便落下那钢门，重门深锁，还贴出一张招纸——“此酒家行将拍卖”。

许多街坊经过，无不抬头观看，感慨地说：“怎么这样有根基的大酒家，也会关门倒掉的！”“想不到呀！龙景是一级级高升的呀！”“世界真瞬息万变，龙景老头失踪后未够两年，他的酒家就要关门，真是！”“听说龙景酒家的街坊生意还好，不致于因不景气关门！主要的是几兄弟争产，争权，它才分裂倒闭！”

说起来，这酒家的历史也够曲折的。

对的，龙景、龙开兄弟，在香港重光第一年，就开始在西区的市场横街，开个临时小档，以炭炉铁锅烘面粉、花生沙糖夹饼谋生。到了冬天，他们早上烘夹饼售卖，傍晚，却兼卖腊味糯米

饭。

兄弟俩在日军沦陷港九的三年零八个月里，他们在街边卖熟番薯和糕饼。和平后，他们售卖的食物比较高级。他们居住在石塘咀山道一幢木楼三楼的头房，多占个露台。其余四个房间，都各有一户人家。龙景、龙开尚有个五十岁左右的妈妈，她是整幢房子的包租婆，把每月收到的租金交给业主，自己赚到一个房间的露台居住，三口子占据那么多地方，算是阔绰的了。

包租婆妈妈是个勤劳的妇人。香港和平后，西区的两大酒家——金陵和广州开始复业，夜夜宴会，酒菜饕餮宾客。她走去跟酒家厨房倒馊水，卖给郊区来收购的养猪人。

另外，她也以低廉价钱，跟酒家的厨房留下宴会筵席客人们吃剩的菜尾残馥，用几个盆子放好，早上和中午带到市场去出卖，叫做卖“杂碎”。

在当时，卖“杂碎”的生意很不错，龙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倒赚了几个钱。龙婶说：龙景、龙开的爸爸，死于日军犯港时的枪弹下。他是抗拒日军拉夫，逃入横巷，被枪弹射杀的！

和平第二年，龙景、龙开就拥着守寡的包租婆妈妈，走去市政局，填报爸爸死于日军枪下，要求领个大牌档牌照，贩卖熟食，藉以奉养寡母。他们果然领到牌照，从此，便在那条倾斜的、大牌档林立的水街，开个专卖粥、粉、面、饭的大牌档。

大牌档取名龙景记。兄弟俩便放弃街边的卖夹饼、糯米饭生意，把个最具有香港特色的大牌档撑起来。

和平后，香港许多接近市场的横街或斜坡路边，都开设许多大牌档，供应各种熟食，如鱼蛋、牛腩河粉和面；如专卖叉烧饭、烧鹅饭以及带粥的；也有卖白粥、猪红粥、油条、大饼、松糕的；亦有供应咖啡、奶茶、多士的；种种式式。

既然领有牌照，档口的主人便蹲梗在一角地方，弄个有上盖的，烧煮炮制食物的长方形木头锌铁档。在档的前后撑个帐幕，幕下放桌椅，那就是供客人坐食之处。大牌档，不像街头小贩，随时要走鬼，遭差人警员捕捉。

龙景大牌档，就是以这样形式出现在西区第三街尾水街斜坡路边最高处。兄弟俩——龙景、龙开连那有上盖的档口，也是自己一条木，一块锌铁，一眼钉，一斧一锤地制作的。他们年轻精壮，有气力，只消三天，便把个扎实的档口弄好。铁桌和铁椅，是跟电车路一个铁具工厂订造的。

开档做生意，他们卖糯米饭、叉烧、烧鹅，还有切鸡、珍肝饭。兄弟俩看准西区海边货仓林立，搬运的苦力多得很，每天中午，他们一定走来蹲大牌档解决午餐。所以他们一开档，生意就很好。

龙景高个子，二十六七，人很硬朗。龙开较矮，二十三、四，人很敦稳。做哥哥的当然掌握经济、策划、买料，还站在木头撑架档边，给客人切叉烧、烧鹅或鸡，盛饭等。龙开则充作伙计，招呼客人，拿饭给他们等。

洗碗洗碟洗筷子，是最麻烦的工作。开始，出动妈妈帮帮手洗濯，但她有自己的倒馊水、卖“杂碎”的工夫呀！龙景却记起还在沦陷时期认识的一个流浪孩子。她当时女扮男装，后来长大后索性还原女儿身。他想到找她来做洗碗碟女工。

只是龙景自从开大牌档后，忙于工作，应付生意，许久没见到她了。他曾走去山洞找她，但那战时的防空洞，却铁门紧闭，上了锁。住在里边的几个小家伙都已长大，多半谋生去了。

他走去市场寻找，看看她还在不在那里拾菜尾，找来找去也找不着，问一个熟悉的女菜贩，她说：“和平两年，阿七已长大，可以嫁人，还在市场拾菜尾，过烂泥烂布日子吗？”

龙景问大婶知道她去了哪里？大婶想了想，说：“上两个月，我见她在海边货仓门口扫黄豆，不知她还干不干？”

龙景走去海边货仓区，找不到阿七。他问开档卖白菜鸡蛋糖水的潮州李。阿李笑嘻嘻说：“阿七不再是女孩子啦！还做流浪儿扫黄豆吗？”

“知道她在干什么吗？”龙景问。

“知道，她在金陵酒家附近巷口开档卖香烟，嘻嘻，我帮趁她买过一包福绿，想抓抓她的脸颊，给她一手格开，很有功夫底子哩！”潮州李以他的潮州口音说。

龙景走到金陵酒家对面一列楼房巷口，果然见到阿七在开档。她用个大藤篮打开，搁在木架子上。篮上格铺排着各种牌子香烟，篮里也放满香烟。阿七坐在档边椅子上，捧着一本红楼梦连环画阅读。

他走近档边，随手取一包“高夫力”香烟，她并不察觉。等到他撕开玻璃纸，发出“嚓嚓”声，阿七才移开连环画，见到龙景，高兴地说：“啊！阿景哥！”

他从香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说：“瞧你，做生意却看连环画，贪心的人取烟走掉，不给钱的呀！”

阿七笑嘻嘻：“这里的街坊不贪心！”

他注视她，心想——潮州李说得不错，她发育成长了，不再是小孩。看那胸脯，看那张脸上的眉眼，已是个体有挑逗力的“大姐”啦！其实，阿七年纪十七八，只是过去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、睡街边生涯，窒碍她的发育，使她又小又瘦。

龙景把香烟放到唇间，轻轻夹着，伸手接她递来随烟附送的花柴。把烟燃着后，他插手进唐装衫上边口袋里取钱，阿七摆摆手，一脸欢笑。

“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？买烟不要钱。”他的话和烟一起喷出来。

“送你的。”她慷慨地说。

“为什么无端端送礼？”他笑望她，为那双弯弯的蛾眉而着迷。
——奇怪，一个乞丐，一个流浪女，就在和平后的日子，忽然变得这样娇美！

“你每次卖夹饼给我，就是半卖半送。”阿七说：“我这次是答谢！”

“顶多学我半卖半送呀！”他凝视着。

“好几年来，吃你的便宜夹饼，还少吗？一包烟，两包烟，就是十包也顶不上。”她显得很乖巧。

“真会夸大！”他的话又和烟气一起出口。

“嘴上吃人的东西，心里的算盘打得响。”她说：“我还记得，那次教堂排队轮奶粉，排足两个钟头，终于轮到了，两个烂仔来抢，阿景哥你跟我对付他们！我那罐救济奶粉，吃得好香甜！”

“阿七，几个月没见，你不但会说话，人也长得漂亮啦！”他盯望她。

“是吗？我——”她显得开心。
有顾客来买烟，她应付着。等客人走掉，她把脸儿朝他正些，不忘追问：

“我长得漂亮吗？”

“以前，你穿男装，不理身世。”他说，又在抽烟。

“前些天，导游社女老板来买烟，就问我做不做导游？”

“阿七，你——”

“本姑娘才不干什么导游女郎，我宁可扫黄豆，拾菜尾，也不靠色相赚钱。”

阿七被称许，显得更加愉快，嘴上哼着那首很流行的歌：“郎归晚，共君诀别，谁料太慢还……旧妇不堪见……何堪月色照回廊！”

龙景笑着说：“这样的悲歌，才不是你阿七唱的！”

她笑嘻嘻：“才不理悲歌喜歌，只要好听，我就唱！”

龙景认为应该把此来的任务说出来了。当然，他见到她开档卖香烟，能赚到生活，想起叫她去自己档口洗碗洗碟，相比之下，可能眼前情况会较他的差事好些。他的差事，毕竟是湿手湿脚的粗工夫呀！

他说：“阿七，你怎么会卖起香烟来？”

她说：“我有个契爷，他是街边卖武佬，你认识他的，他住在山上木屋。他让我住阁楼，天天教我功夫……最近，他拿本钱叫我做小贩，我想到卖香烟！”

他说：“最近，我开了个大牌档。”

她显得高兴，伸手拍打自己的额头，说：“真是的，老记着你讲话，连你做老板，也忘记道贺！”说毕，合抱双手上下晃动着。

“只不过大牌档罢了，算什么老板？”

“做生意，好像玩跳飞机，一级级的往上跳嘛！”阿七神色活跃。

“承你贵言。”龙景说。

“以后，我去你的档口吃饭，仍半卖半送吗？”她露出顽皮的笑容。

“不收钱！”

“我的香烟不收钱，是小数目，鸡鹅饭、珍肝饭是大数目，我天天去吃，你会亏本！”

“阿七，我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帮忙，”他说：“我们档口短缺一个洗碗碟的女工，我想你——”

“想请我去干？”

龙景看了看她的香烟档，说：“但你已开档，我——”

阿七这些日子也学会说话，懂得做人。她露出很感激的神态，

说：“景哥，真谢谢你对我的关怀！”

龙景说：“也不见得什么关怀，我和阿开搞大牌档，缺个洗碗洗碟的人，我妈给酒家倒馊水、卖杂碎，她工夫多，做不来，我第一个想到你。”

阿七说：“所以我说多谢！我——”

龙景说：“你卖香烟，能赚到点钱吧？”她点点头：“和平后，人们爱抽烟，我一天能赚好几块钱。”

龙景说：“我打算每月给你二十元工钱，包你吃！”

她说：“景哥对我好，如果我不开这个卖烟档，就是不给工钱，只要有饱饭吃我也去干，可是——”

“舍不得放弃烟档吗？”

“不是舍不得，”阿七说：“是不好意思收档。契爷对我不错，他给地方我住，给我吃，教我武功，又不勉强我和他一起去大笪地卖武卖药。他拿出一笔本钱让我卖烟，才两个多月光景，我怎可以收档呢？”

龙景想想也对，他点点头说：“算了！我去找另外一个人就是。”

“真的，我很想替景哥做点事，我——”

他伸手抚拂她的梳扎仔辫的黑发，说：“不要紧，来我档口吃东西呀！我请。”

“我会去，但不要你请。好些年来，我吃你的东西已经太多，现在吃契爷的东西也多，我不知以后如何还给你和契爷！”

“不，我没给你过什么，不要记在心里。”龙景说，心是有点儿快快。很惋惜自己请不到阿七帮自己的大牌档洗碗洗碟。他开大牌档找人帮忙，第一个就想到阿七，而且四处寻找，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份，但是……

阿七当然看出龙景的神情，她十分抱歉。人家龙景大哥，过去处处关怀她庇护她，如今走来第一次要她去帮忙做工，事实，他

的用意是帮助她，希望她得到一份可以谋求生活的差事，而她却摇头推拒，心里是多么不舒服呀！

“景哥，不如我晚上去替你洗碗碟吧！”阿七提出折衷办法。

“你晚上没事情吗？”龙景抬脸望她。

“读夜学，契爷鼓励我去读的。他说如今和平世界，没有仗打，年青人不能倒吊着也滴不出一两滴墨水来，我听他的话去了！”阿七讲述着。

“既然要读夜学，怎可以替我洗碗碟？”龙景的脸上带几分责怪。

“我不读夜学，去档口帮你。”她的语气充满诚意。

“不，我不要拗断你学文化的枝叶！我自己虽然读过两三年中学，总觉得文化不够用。阿七，安心去读夜学，清洗碗碟女工的事，我容易解决，找邻房的九嫂就行！我想到找你，认为伸手拉你去档口，好好照顾你！”龙景说着，就像哥哥对待妹妹般说话。

就是几句话，催下这个在西区流浪多年，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，现在有个湾角栖止的女郎的泪水来。她抬起泪眼望龙景说：“我辜负你好意！知道你来找我，全是照顾！”

龙景说：“我不够那走江湖的胡老超那么关心你！在过去两年，我忙着做小贩，就不够胡老超，他伸手把你从苦海拉上岸！”

阿七说：“他把我当是女儿了！”

龙景心里想——胡老超，四十多岁，寡佬一名，他把这个流浪女儿拉到自己的山边木屋，就是为找个女儿吗？

目睹阿七流泪。龙景对自己说——不错，阿七不再是烂泥烂布的流浪儿！她寻回女性的身体和样貌。在她的躯体里，也多添一种叫感情的东西。过去，他从来没有当她是女女郎。只是当做得值得同情、关心的街坊乞儿吧了！现目，见到她坐在香烟档边，那体态、声音、笑貌，还有泪眼，却唤起他身体内的某种感觉——

对，难怪导游社的女老板要她做导游……

——我怎么会忽略这些呢？我在过去的一段日子，怎么不好好拉她一把呢？竟让她给胡老超拉去！

已是二十七八年纪了！诚然，在过去一段战乱、苦难的沦陷日子里，人们不但生命、健康受到摧残，青年人的心态情感，也受到压抑。龙景做街边小贩时期，从来没想到与女子结婚的那回事。见过日本鬼子强奸妇女，他视作一种禽兽行为，视作是一种耻辱。

他和妈妈弟弟住的地方所属楼房，后街的几幢楼房，在战前是妓院。他常常见到嫖客走去那条街找姑娘。

龙景在精力充沛之年，并没有因利承便走去召妓，或找个导游姑娘导游一番。他对异性没有追求的欲望吗？在做街边流动小贩之时，他把太多精力放在做小生意上，不断地动脑筋，使自己的小摊档变成大牌档，达到目的后，又想办法让它发展，赚钱……

奇怪，今天在巷口见到阿七，他回到大牌档，脑子里老是出现她已发育的体态，和她的笑貌与话语声，他对自己说：“我没想到她会这样漂亮！”

二、阿七

阿七，阿七，西区的一些流浪拾破烂，和擦鞋少年都这样唤叫她。先几年，岛上仍有日本军车开来开去，萝卜头荷枪列队，皮靴“咯咯”地在马路操过……那些流浪少年，和附近常见她的街坊，也不知道她是女儿身。因为她穿的是男孩唐装衫裤，褴褛褴褛，脸又污脏，头发长而不理。

阿七有姓名的吗？有，她记得自己姓叶，名叫绿萍。她还记得在新界大帽山下，唔，那地方好像叫锦田，有个山谷村子，那里有她的家。当时已

十二三岁啦！日军占领新界，有鬼子来村抄她们的家，拉她的妈妈，烧掉那家村屋，说她爸爸是游击队……绿萍幸好没跟妈妈一起在家里，她在另一户人家的后院，跟孩子们玩跳飞机……当邻居发觉鬼子烧她的家，把她妈妈拉去，便慌忙把她藏起来。

入夜，邻居大婶替她打个包袱，把男孩子的几件衣服给她，还有些食物，说：“绿萍！这村子不能留，你记忆一下，在香港九龙有亲人吗？”

“有舅舅、舅母在香港西环石塘咀。”绿萍只凭记忆。

“走去投靠他们！”大婶说：“还有，最好女扮男装，改个名字，不要告诉别人真姓名，就当叶绿萍死掉！”

“改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随便改个名字便是了，阿七阿八阿九都成，别人问起你，就说父母这样唤叫，自己也不知道许多。如今，父母已全不在人间了。”大婶细心地教她。

紧记在心，绿萍背着包袱摸黑走去元朗，再从元朗搭车去九龙，到西区石塘咀，她找不到舅舅和舅母，邻居们说他们在日军沦陷一星期，跑回大陆……她惊慌哭泣，走在那条倾斜的山道上，有个卖豆糕的青年小贩，见到她的凄凉样子，停下来问她情况。

那小贩就是龙景。她当时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就向他说自己在新界乡村的爸爸妈妈死掉，无以为活，只身跑到西区来找舅舅、舅母，他们却避难跑回大陆……她向他说出自己的名字

“我叫阿七！”

小贩当时用纸袋包了两件眉豆糕，塞到她手上，说：“你一定肚饿，吃它可以充饥。”

她接过纸袋的糕点就吃，肚子实在饿。乡下大婶在包袱里藏着的炒米饼，她早已吃掉。她见不到舅舅，知道以后将有好长的

咸苦要熬啦！

小贩很同情她的遭遇，他说：“现今香港沦陷，日军查得严，我不能带你回家。我知道有处地方可以藏得下你，跟我走！”

小贩当时根本看不出她是女孩。她跟着他走，到西区市场后边的山林，那里有家神庙。庙后面有个山洞。小贩高声向洞里喊叫：“马骝、人王全、崩耳仔！”

山洞里走出三个十三四岁流浪少年来，小贩对他们说：“收留这个阿七。”

三个家伙打量她一下，不说什么。

小贩扮出凶恶的样子：“大家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，你们要好好照顾他，要不，他来向我诉苦，说你们欺负他，我的拳头是不讲人情的！”

三个家伙点点头，答应让她住山洞。

小贩说：“还有，你们带他一起去拾破烂，找食物！”

三个家伙又看了看她。

小贩说：“记着，你们收留他，以后，我见到有好路数，就来告诉你们！”然后，他又用纸袋包了三件眉豆糕，给那三个家伙吃。

从此，阿七住在山洞里，成为西区流浪儿。神庙的庙祝公陈祥伯是个不错的人，他经常把妓女歌伶来拜神留下的食物，如糕饼、煎堆之类，分给他们吃。后来，那山洞又多来一个阿霞。

傍晚，阿七收档。她带着藤篮香烟和一些菜，直上山坡进入木屋。

木屋，是胡老超和平后在那神庙后边盖搭的。胡老超，他一直在西区卖武卖药。和平后，他走得远些，既去筲箕湾，也去九龙新界。他收了两个徒弟——阿光和阿桃，他们跟他学武功，也和师父一起走江湖卖武兼卖药。三口子早出晚归，倒赚到一点钱。

阿七原本和崩耳仔、马骝、人王全，还有一个女的阿霞，住

在山洞里。他们去市场拾菜尾，去货仓扫黄豆，去教堂排队轮救济奶粉、牛油、芝士，去垃圾堆捡拾可卖的瓶瓶罐罐、铜器。和平后，他们能从垃圾堆里找到不少可以卖钱的物件，人们的日子好起来啦！

阿七住的山洞（其实是防空避难洞），跟胡老超的木屋距离没多远。每天傍晚，胡老超在木屋对开的空地教徒弟阿光、阿桃武功，她经常走去观看。日子久了，胡老超就叫她加入练武，说：“小姑娘，学些功夫傍身吧！”她贪好玩，跟他们一起练。胡老超说她很机灵，比阿光和阿桃都快上手。

后来，胡老超索性认她做谊女，叫她搬到木屋的阁楼居住。每天傍晚，替他们烧饭、买菜，好让他们收档回来有饭吃。

阿七收档后，顺便走去市场买菜买鱼买肉，然后走回木屋烧饭。冬日的黄昏阳光已西坠下海。

现在，木屋厨房的烟管冒出炊烟。阿七在烧煮着，但她情绪并不集中。当然是下午龙景来巷口找过她，扰乱了心绪。觉得很抱歉！一百个抱歉！自己从乡下逃到港岛西区，投靠无门，在徬徨慌乱的情况下，第一个遇见的好人就是龙景。他不但送眉豆糕给她吃，又把她带到那山边防空洞，让她有个落脚处。如今恩人叫她做工，她却拒绝了，心里不舒服。

和她一起住防空洞的崩耳仔、马骝、人王全、阿霞，在和平后的两年间，都一下子发育长大啦！不再干拾破烂、扫黄豆的活儿。崩耳仔去擦皮鞋；马骝去报纸档替人派报纸；阿霞，去那家富人寻乐的俱乐部做清洁打杂女工。她们四个人都对龙景有好印象。因为他在三年零八个月时期，经常来防空洞看他们，告诉他们西环的米仓有米碎扫，哪个工场的老板请临时小工，哪个海边有废物捡拾……一趟，有几个小流氓要来抢山洞地盘，龙景知道消息，跑来与他们打架，他是大人，又有武功底子，一下子把几